

竹
书
纪
年

竹書紀年

序

千古之大文惟經與史紀年史事也其實元本於經
商書稱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春秋以時繫年日繫月
皆紀年例也顧秦火以後尙書有今文古文之疑春
秋有左穀公羊之異求其完好無闕徵信不疑其惟
六國時竹書紀年一編蓋紀年藏于汲冢當周隱王
十七年至晉太康初始出殆上天故爲祕惜以爲斯
一留一綫之真而不使絕滅於煨燼者此也同里位
山徐先生年踰八十始注此書字多句釋援史證經

思以補前人之缺釋千古之疑庶鄭氏箋詩之例命
曰統箋洵可謂篤信好古者矣先王向爲先君子畏
友家丹湖之陽駕一葉來城輒與先君子嘯月吟風
互命不朽故所刻有享愚園詩存先生敘之最悉今
統箋脫稿貯之巾箱先生不輕以示人適庚午聘修
邑乘館地與享愚園爲最近時或過從先生以念舊
之情不私枕祕屬余爲讎校字畫辭之再四勿許余
竊念紀年晚出事與經史符合閱數千百年僅得
一休文爲之附注多略而不詳其後一行造大衍宗

之溫公稽古錄据之雖時時散見他說罕有能覩其
全者何繇爲後學之司南也因請爲勉力授梓以公
同好俾得與先生所著管城碩記山河兩戒考諸書
並垂不朽適同學崔君郁岑並加慇懃實獲我心嗣
相與贊其成焉則紀年埋地下數百年不爲蟻蠹所
侵蝕一若有神物爲之訶護留傳至今其有待于先
生之詮注正非偶也方今

聖天子經經緯史崇儒右文先生以經學應

召行見蒲輪徵聘得意發揮於以詡揚盛治鼓吹休明

又何止紀年統箋懸之國門藉以行世壽世耶夫紀
年史也注史而史學明緣注史而博采經傳賞晰奇
疑則注史而實兼以經也況是書始軒皇訖周季遠
溯于尙書四代以前補載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
後元元本本同爲千古之大文可不謂天所屬意留
傳至今翊運而興者哉豈

乾隆庚午年冬月長至日同里後學葵齋馬陽序

序

竹書紀年者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所得也
其中竹書數十車多致朽壞脫誤唯紀年一編最爲分
曉其所紀始黃帝終魏今二十二年蓋六國時晉魏史
官所錄也梁天監中沈約始爲之附注然往往好言符
瑞於歷代事實罕有發明數千年以來無有深知篤好
能言是書者位山徐先生得而讀之謂是書瘞於秦火
未燔之前八十六年縱未卽宣聖筆削之餘當亦不致
如古文尙書爲漢儒所僞作也於是於竹書逐年紀載

之下暨休文所附注者一一皆爲之統箋誤者訂之疑者釋之闕者補之諸散見於他說者裒而集之經經緯史證據詳確俾從前聚訟盈庭而莫決者竝皆折服而無辭此非獨紀年之幸實後來讀紀年者之深幸也竹書堯元年丙子皇極經世以爲在甲辰舜元年己未紀政綱目以爲在丙戌夏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虞劄以爲在元年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食詩疏引王基謂在共和

有竹書焉從取證不

有先生之統箋焉從爲竹書取證是紀年之或隱或見

上下數千年其有待於先生之發明指示蓋實有數焉
存乎其間而非可苟焉已也

炬

不敏繆屬讎校莫贊一

辭不敢以是書私爲帳中之祕爰謀之於馬先生葵齋
並加慇懃付之剞劂令是書得炳耀於右文之世懸之
日月而不刊使天下後世知皇墳帝典以及於春秋戰
國實有傳書事事與經史符合豈止數千年長夜之一
炬云哉

乾隆十有五年仲冬吉旦學晚崔萬炬謹序

竹書紀年統箋

凡例

一紀年一書自周隱王十七年瘞於梁襄王冢至晉武
太康二年乃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時考正者
有和嶠束皙衛恒荀勗王庭堅王接潘滔摯虞謝衡
諸人皆博物多聞之士晉隋唐諸志皆有是書梁沈
約始爲附注約好言符瑞於事實罕有發明今特爲
統箋逐事分載以紀其詳

一統箋之下所引書傳辭義相同者則連書之其稍有

不同其加又按其確有徵驗可辨析者則加据字例
皆放此

一是書於紀年中逐字詳注而謂之箋者倣鄭氏詩箋
之例所以別於注也謂之統箋者不特於紀年箋之
附注箋之諸凡所引書傳間有譌誤亦併箋之也

一紀年逐條之下間有細字皆休文附注故各於箋按
之上加圈以別之至歷代某帝某王推原其先世發
祥之自亦皆大字僅低一字者世誤以爲竹書之本
文今並見宋書符瑞志中實亦休文所自撰採後世

讖緯諸書而成當時謂之附注以爲竹書本文者由
未讀宋書故也乃附注之外又有所爲約按者以其
非習聞而自爲立說者也實亦附注之例也

一紀年初瘞之歲下距始皇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則是
書在未焚之前信而可徵也至今以經傳校之一一
符合

一紀年始於黃帝蓋黃帝使大撓作甲子自是而後始
得以甲子紀年故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易
大傳黃帝之前有神農伏羲孔安國書序伏羲神農

黃帝爲三皇溫公稽古錄亦始伏羲故特倣司馬承禎三皇補紀之例列之於前非好爲蛇足也

一劉道原通鑑外紀金仁山前編皆依邵堯夫經世紀年以竹書較之多有不合如外丙仲壬經世所無盾征辰弗集于房經世以爲在仲康元年唐一行大衍推合在仲康五年與竹書合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孔仲達疏據王基之說謂在共和以前梁虞翻推合幽王六年乙丑與竹書合如此類不可枚舉近世耳學者每於通鑑編年下乃云據經世正之殊可嘆

也

一紀年最可議者莫如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一事方是時齊田和遷康公於海上晉三卿徙桓公於屯留往往假伊尹族君之名以爲解釋時作紀年者特設爲潛出殺尹一案以見戰國諸君爲臣所放皆可潛殺其臣也不然前言命尹爲卿士後言祠保衡此獨言潛出殺尹不亦自相矛盾哉故沈約謂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人所益

一劉知幾作史通不知殺季歷者爲文丁誤以文丁爲

文王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皆以攜王爲伯服不知爲王子余臣如此類者甚夥不有竹書烏從而證之此余之統箋所由作也

一紀年雜述哀諸簡端無分先後亦容齋隨筆例也俗儒眇見寡聞多以紀年爲齊東野語稗官脞錄殊不知晉隋諸史列之中經取證經史毫無差謬古今來博物君子著書立說未有不取證於是書者觀之雜述了了可見而俗儒轉不之信東廣微校正竹書而外又有發蒙一記者其亦有感而作者與

一紀年雜述之下凡有譌舛宜辨者只用按字不言箋按蓋自述謏聞管見無與於箋注之例故也

一同里馬君晴川好古工詩蓄書甚富其令嗣長君葵齋績學精進廣讀父書以余爲通家世好遇箋注所有紕謬一一是正無隱故是書或罕有譏彈者葵齋力也

一崔子郁岑英年嗜學沈靜寡言嘗見余所纂山河兩戒考管城碩記披閱再四有疑必問余喜其篤志深造非徒以好古博虛名者因併以紀年屬之讎校其

有匡余不逮者不敢以年少忽之故並錄其姓字於前

一是刻非余意也余年八十有二始箋注此書閱三寒暑而後成不過以是書譌誤頗多俾稍拈出示兒輩讀史之法初何敢出以問世適馬崔二子來謁因出是編以就正二子以余爲世好各受鉛黃悉加是正方爲慙惠以授梓或有謂之者曰彼旣與位山有舊何不爲位山藏拙余因辭之二子來復曰合河孫總憲奉新甘大司馬華亭張宮詹皆當代偉人也常以